

美術叢書

初集第四輯四冊



376518

民國 13.8.2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荀勗笛律圖注

德清徐養原新田

晉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二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

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

按和字句絕下宜復出和字

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

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用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表分敍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

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知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曲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况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昔以求厥衷合於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工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儀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畱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勛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

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寸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二寸當正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入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

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上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必合如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邵魏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

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律厯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按古典及今音家

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紀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

笛象紀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黃

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周語曰黃

養六氣九德也正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

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第一應鍾爲變宮第二南呂爲羽第三林鍾爲徵第四

蕤賓爲變徵第五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簇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

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

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

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

正聲調法黃鍾爲宮

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

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

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徵生商林鍾生太簇



也商生羽太簇生南呂也

以南呂律度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

洗也

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為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欲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

盡律而為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商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

音家舊法雖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為唱和之聲無害於角生變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

宮姑洗生應鍾也

上句所謂當為角孔為出商上者墨點識之以應鍾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盡律為孔則得變宮之

聲也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

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

宮為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下徵調法林鍾為宮

第四孔也本正聲黃

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為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者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

南呂為商

第三孔本正聲黃鍾應鍾為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

之羽今為下徵之商變宮今為下徵之角也黃鍾為變徵假用黃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

太簇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簇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磴礧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

皆如太簇爲徵

商今爲下徵之徵

姑洗爲羽

笛體中翁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

也蕤賓爲變宮

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

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宮

即是笛體中翁聲也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

角唯得爲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樂也

蕤賓爲商

正也林鍾爲角

非正也

南呂爲變徵

非正也

應鍾爲徵

正也

黃鍾爲羽

非正也

太簇爲變宮

非正也

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

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體笛用角律其長者八之

蕤賓林鍾也

短者四之

其餘十笛皆四角也

空中實容長者十六

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

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

三宮

一曰

正聲

二曰

清角

一十一變也

十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

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

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

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周語曰元間大呂助宣

物也

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周語曰太簇所

以金奏贊揚出滯也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周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周語曰三間中

呂宣中氣也胡彥昇曰中呂笛晉志宋志並闕宋志姑洗笛下注蓋中呂笛下注也今本失寫中呂笛誤注姑洗笛下按中呂笛長二尺一寸三分二釐有奇下徵宜應黃鍾尤爲非正故沒爲不載似非缺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

周語曰蕤賓所

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

周語曰林

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鐘長二尺六寸

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州平民無貳也

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二尺三寸

周語曰五閭南呂贊陽秀也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二尺二寸

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

軌儀也

應鍾之笛正聲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

周語曰六閭應

鍾均利器用  
俾應復也

### 笛像補

後商

笛體中角

變徵 正角

一宮

二變  
宮

三羽 變宮 四徵

五變  
倍角

荀氏十二笛像蓋依鍾之長短各爲一圖鍾孔取則琴徽疏密不均今  
限於篇幅不能悉寫其狀但辨笛孔上下次第而已七孔配七聲其上  
下次第□笛所同故總爲一圖伏孔四亦附見荀氏重作蕤賓伏孔笛  
未詳何說

一 二 三 四 五 中 後

黃鐘笛黃 一六應 九一六 南 三一九 林 二二二 蕤 二二三 姑 太 一四

大呂笛大 黃 無 夷 林 仲 夾

太簇笛太 大 應 南 夷 蕤 姑

夾鐘笛夾 太 黃 無 南 林 仲

姑洗笛姑 夾 大 應 無 夷 蕤

仲呂笛仲 姑 太 黃 應 南 林

蕤賓笛蕤 三一仲 〇一〇一 夾 六一六三 大 七三九 黃 〇二〇一 無 夷 九〇九

林鍾笛林 蕤 姑 太 大 應 南

夷則笛夷 林 仲 夾 太 黃 無

南呂笛南 夷 蕤 姑 夾 大 應

無射笛無 南 林 仲 姑 太 黃

應鐘笛應 無 夷 蕤 仲 夾 大

右十二笛笛當一律每笛七孔每孔又各當一律是一笛而當七律也

凡設笛孔各用其律之度從笛首次口起算唯大夾仲三律或倍或半令紀其度

數尺寸釐分以便觀覽

笛之七孔以應七聲非以配律然旋宮之法以律正音有七聲即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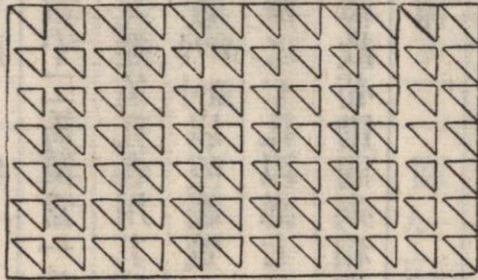
律故苟動問列和笛孔有六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又曰令一孔依一

律

三宮二十一變圖附

聲 正

仲無夾夷大蕤應姑南太林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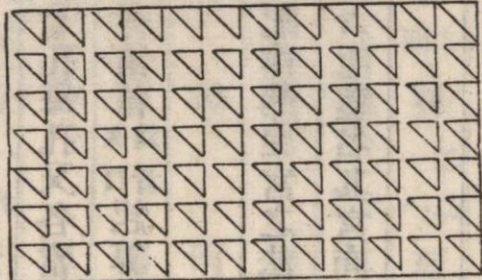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黃林太南姑應

徵 下

仲無夾夷大蕤應姑南太林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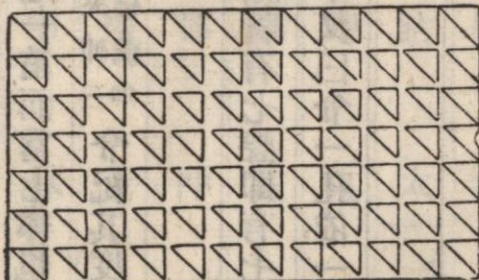


變徵宮徵商羽角變宮

黃林太南姑應

角 清

仲無夾夷大蕤應姑南太林黃



羽角變宮變徵宮徵商

黃林太南姑應

笛雖七孔祇用三宮餘四宮無施於樂故不用

相和有三調當別就  
是一義與此不同就

三宮論之清角不合雅樂故荀氏於十二笛惟言正聲下徵所應之律



而不及清角然韓子曰清徵不如清角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  
清角雖非雅音去雅未遠故得列於三宮與 十二笛各有三宮共三  
十六宮而三十六宮仍止三宮何則古者以聲名調不以律名調聲以  
經之律以緯之馬融長笛賦云十二畢具黃鍾爲主如十二正聲以黃  
鍾正聲爲主餘律皆統於黃鍾則雖有十二宮總謂之一調可也下徵  
清角亦然 一笛具三宮宮變而律不變 俱以本律爲第一孔 每笛應一律律  
旋而宮不旋 俱以宮爲第一孔

律度 附

黃鍾九寸

林鍾六寸

太簇八寸

南呂五寸三分三釐

少彊

姑洗七寸一分一釐

彊

應鍾四寸七分

蕤賓六寸三分二釐

彊

大呂八寸四分二釐

大彊

十

晉志長四寸二分四十分之二

夷則五寸六分一釐

大彊

夾鍾七寸四分九釐

少彊

一

晉志長三寸二分一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七

之七十五

無射四寸九分九釐

半彊

中呂六寸六分六釐弱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寸分寸  
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黃鍾八寸八分八釐弱

宋志載新舊律度舊律度與新律合今錄之如右晉志有五音十二律章疑亦荀氏之說而宋志無之故不錄惟取大呂夾鍾仲呂三律倍半之度附注於下案笛律之來久矣非荀氏倡始也晉御府有笛律二十二具乃魏明帝時列和所作固在荀勗之前矣和云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九笛漢魏相傳施行皆然則笛律疑起於漢馬融所謂十二畢具黃鍾爲主者即笛律也但前人不知還相爲宮之義故不能依律作笛徒以尺寸長短爲別又不知七孔盡應

何聲故正聲下徵各爲一笛荀勗留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其列和  
言大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不能復爲下徵之笛是其證  
也至勗始出新意制十二笛每笛各具三宮然後笛律乃有條理

胡氏彥昇兩笛十二調譜附

○第一孔  
○第二孔  
○第三孔  
○第四孔  
○第五孔  
● 笛體中  
後出孔

商尺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太正 黃正 應正 南正 林正 蕤正 姑正

此黃鍾宮調

宮上 變宮一 羽五 徵六 變徵凡 角工 商尺

大正 黃正 無正 夷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此大呂宮調

以上兩笛共十四調除大呂笛林鍾黃鍾兩調復出不用共十二調

原本

黃鍾笛七調自黃鍾宮調至應鍾宮調大呂笛七調自大呂宮調至大呂笛黃鍾調今各錄一調以著其概餘可例推

按胡先生黃鍾笛與荀氏同大呂笛則與荀異荀以笛之長短應律而孔位不移胡以孔之高下應律而笛度不異

胡氏曰按馬融笛賦以京房所加後出孔爲商聲荀勗笛譜第一孔爲黃鍾宮後出孔爲太簇商蓋自漢至晉笛家相傳舊法如此一孔應一律故謂之笛律宋人亦以簫孔定律但以體中翕聲爲黃鍾是以姑洗爲黃鍾也以俗樂之合字屬黃鍾是以下徵爲正宮也皆不合古法惟以第一孔爲黃鍾而上字爲宮聲斯揆之古法無不合而推之俗樂亦

無不通矣 又曰儒者講求律呂或不憚排衆議以抒己見惟笛律則俱以笛體中爲黃鍾數百年來無異辭至于晉宋二史所載苟勗笛譜竟無一人置之齒牙間真不可解但知黃鍾律最長聲最濁因取笛之最下一聲爲黃鍾不知黃鍾本屬中聲而短律又有濁倍也欲求黃鍾正聲斷宜依古笛法 又曰昔人用笛長短不一故有三尺二二尺九等名自勗制十二笛始各如本律之名然一笛已應七律旋之已得七調但缺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五律之聲耳勗欲作十二笛先作大呂一笛吹七律以相校聲均皆合有黃鍾笛更得此笛則十二律畢具旋宮無缺餘笛可不作也作大呂笛之法須以黃鍾笛相校黃鍾之孔不可下移林鍾之孔仍居本位但以後出孔爲大呂下於太簇半孔則

姜夔徵招詞序  
云徵爲去母調  
如黃鍾之徵以  
黃鍾爲母不用  
黃鍾乃諧然黃  
鍾以林鍾爲徵  
若不用黃鍾又

得大呂之聲矣以笛體中爲夾鍾其下穿繩二孔下於黃鍾笛穿繩處  
半孔則得夾鍾之聲矣中呂則下於蕤賓半孔夷則則下於南呂半孔  
無射則下於應鍾半孔先校黃林二孔須與黃鍾不差毫髮其餘一孔  
一校須令其聲出於前後二律之間以今之正宮調法爲大呂調以一  
字調爲夾鍾調以上字調爲中呂調以工字調爲夷則調以凡字調爲  
無射調黃林二調黃鍾笛自有正聲在此笛則商角徵羽皆不得其正  
故不用

按律管無孔一管當一聲十二管得十二聲今以笛代律一笛已有  
七聲更作十二笛則聲多重複此胡先生直以兩笛該之也然旣謂  
之笛律自當作十二笛笛有七孔止可以當七聲不可以當七律苟

多用變宮應鍾  
 變徵蕤賓聲便  
 是林鍾宮矣觀  
 此則黃徵與林  
 宮自宜有辨矣  
 但林宮以大呂  
 爲變徵黃徵則  
 假黃爲大假用  
 之法苟氏具有  
 明文堯章何不  
 一校試之豈偶  
 未之省耶  
 凡樂或旋律或  
 旋聲或旋律故  
 古法奇章建議  
 欲廢五調一非  
 通論也然十  
 二管各有正聲  
 若非旋律何以  
 得之漢祗有黃  
 太二均而鮑鄴  
 發憤上書隋祗  
 有黃鍾一均而  
 祖孝孫張文收

氏祇設三宮不言七調其不欲據孔定律可知下徵清角多假用之

律夫假用非正也昂言清角之調不合雅樂夫黃鍾之清角即姑洗

之正聲當其爲黃鍾清角則不合雅樂當其爲姑洗正聲則依然合

雅是何也則假用與不假用之別也且旋宮之妙在十二律循環絡

繹一氣相生若截分兩笛則各爲畛域不見旋宮之妙竊謂兩笛固

爲簡易然荀法自是不易之道未可輕議笛律與常用之笛似

四寸笛律有長至四尺者常笛設孔必均笛律之孔疎密

不等宋同吹大呂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此可暫而不

常也亦幸其笛差短耳若蕤賓林鍾笛但可和調樂器三

能吹以合樂蓋荀昂之笛猶京房之準準形似瑟而十三

笛攷

弦故別名爲準笛律七孔與笛無異故直謂之笛胡先生  
 就常笛定律猶朱子琴律於理非不可通終屬假借



銳意復古明旋律之法不可廢也荀氏作十二箛亦此意若祇作二箛則但有二律正聲而餘十律之正聲皆缺未見其可若欲備十二宮則苟法自不可易然旋宮始於黃鍾不得黃鍾正聲則十二宮俱爲虛設轉不若俗樂旋聲之爲簡易也竹軒先生兩箛與宋太常箛大同小異雖非古法頗有實用

周禮笙師掌教歛箛

注杜子春讀箛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箛

馬融長笛賦有庶士邱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宏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

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

李善注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于古笛有三孔大小異

故謂之雙笛按今風俗通云武帝時邱仲之所作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無笛元羌出語龍鳴水中不見

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籥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

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按此述漢笛緣起頗悉可與杜說相

證未知融注笙師與子春同否

說文竹部 笛七孔箛也羌笛三孔

笛古樂也攷之於經惟周禮笙師一見其字作箛杜子春讀爲蕩滌之滌

應邵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則箛與笛音義同矣說文有

竊疑笛本古器  
周鼎既遷樂器  
散亡羌人得之  
欲神其事故託  
爲龍吟水中之  
說耳本四孔者  
古人作樂多不  
加孔於理無礙  
君子有取焉

笛無箛箛之字蓋從竹逐聲易良馬逐釋文一音胄胄與笛竝以由爲聲

逐有胄音攷笛字或從逐此字見周禮乃古文也許君偶爾遺之不得以

說文不載爲疑笛雖古樂經秦漢而失傳漢笛起於羌其始也裁以當箛

未必遽有笛名京房去古未遠且識音律知羌人所作頗與古箛相類惟

孔數不足乃爲之加一孔而五音畢具居然與笙師所斲不殊京房未必見周

禮蓋諸書有之於是定名曰笛以觀賢士至杜子春遂取以注笙師蓋

君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而子春詁經之學可謂曰精乃說者謂笛爲武

帝時邱仲乃京房以後之人羌人造笛京房加孔邱仲述其事賦意甚明

不知諸儒何以誤會笛之孔數言四孔加一者邱仲也言五孔者杜子春

也言七孔三孔者許慎也言六孔七孔者荀勗也參差不一今按四孔加

一則五孔矣是子春與邱仲不異也許君七孔與荀勗笛律爲脗合邱仲言羌笛四孔而許云三孔似相刺謬或者疑爲二器不知三孔即四孔也按荀勗笛律以笛體中爲角聲故云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列和云不知七孔盡應何聲然則七孔者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六孔也四孔者亦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三孔也許於七孔則併體計之者取備七音也於三孔則祇計其面者羌笛無商聲則五音先已不具雖有角聲無所用之羌人剡竹但知有三孔耳豈知體中復可當一孔哉故言古笛則當云七孔不得云六孔言羌笛則當云三孔不得云四孔要之三孔四孔五孔六孔七孔孔數遞增初無二笛而馬賦有雙笛之文何也或以七孔三孔爲雙笛

李善注長笛賦其意如此

或以橫笛豎笛爲雙笛

竹軒先生記

俱未

必然蓋七孔原於三孔猶孫與祖不可相對爲雙也橫笛在漢亦未有笛名按馬氏之賦題曰長笛有長笛則必有短笛矣風俗通曰笛長二尺四寸舊唐書音樂志曰短笛修尺有咫修尺有咫所爲尺八也尺八爲短笛則二尺四寸其長笛乎志又云長笛短笛之間謂之中管長笛短笛是爲雙笛俱七孔有雙笛斯有中管矣夫聲有清濁聲濁者宜用長笛聲清者宜用短笛必備長短二笛然後聲均調和器用便利此雙笛所由設歟大抵漢魏六朝所謂笛皆豎笛也自京房以來及蔡邕桓伊之所吹胥是物也唐人所謂笛乃橫笛也凡寧王李謨之所吹胥是物也橫笛古謂之橫吹李延年有橫吹曲二十八解其器亦起於羌沈約宋書云胡箎出於胡吹以其似箎故得箎名初不名爲笛也

牛里仁云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鑱爲橫吹隋書樂志

軍北伐詩云羌  
笛隨頭鳴隴頭  
亦橫吹曲子陽  
梁初人也

載西涼樂器有橫笛橫笛之名當昉於周隋之間舊唐志引梁胡吹歌云下馬吹橫笛愁殺

路傍兒郭夢倩樂府詩集二十五卷兩載其辭橫笛並作長笛文獻通考云大橫吹小橫吹並以竹

爲之笛之類也按橫笛卽橫吹非止相類而已唐人詩云羌笛何須怨楊

柳又云更吹羌笛關山月關山月折楊柳並漢橫吹曲也舊唐志載西涼

樂器有笛一橫笛一笛卽豎笛也橫笛言橫豎笛不言豎本義猶存宋元

以後謂豎笛爲簫朱子語類云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文獻通考云豎笛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元史

樂志簫制如笛五孔似宋笛尚稱簫管至元始直謂之簫謂橫笛爲笛而笛之名實淆矣

### 字譜攷

近世俗樂有用字紮聲之法謂之字譜不詳所始蕭山毛氏以楚詞大招  
有四上競氣之語謂字譜昉於此殊屬附會遼史樂志云大樂聲各調之

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考遼之大樂乃唐之

遺聲則字譜蓋起於唐也宋人論字譜者就予所見莫先於沈括筆談沈

氏亦不言字譜所起蓋宋與遼皆承唐後當沈氏時字譜之行久矣括又引唐

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是時已有管色之名未知有字譜否懷智

天寶時樂工也

然唐人樂書如南卓羯鼓錄段安節樂府雜錄之類及新舊史志俱畧不

之及何耶夫聲有五曰宮商角徵羽字譜亦有五曰五六工尺上則今之

字譜即古之五聲也

字譜乃五聲之別名非十二律之別名遼志謂十聲於律呂各缺一蓋以聲配律耳

宮商之名各有取義工尺等字則第象其聲而已雖俗而不典然欲辨五

聲必先知字譜誠音家之門戶鍾律之階梯也

隋志載易所據  
凡七品內有五  
律二豈卽所謂  
周禮耶

昔京房作準器數繁重又增置律管彌復紛錯宜其未久而失傳也古

者陽律用竹笛竹聲也以笛代律其則不遠法至便也苟勛與列和詰

難又制十二笛像記注圖側簡切明暢勝京房遠矣雖所定尺度未必

合古

史志謂易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今周禮無律度  
明文史又稱阮咸譏其聲商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易尺

四分時人咸服其妙此謬論也易以漢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  
故更鑄新律令銅尺長四分則正是漢魏尺何云古尺邪漢魏

尺必不與古尺同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寸爲步今以周尺六  
尺四寸爲步王制是漢文帝時所作古謂六國時今謂文帝時

也六尺爲步古今之通法六國之六尺在周尺六分有奇東京之初  
尺在周尺爲六尺四寸是漢尺長於周尺六分有奇東京之初

漸小以後又漸大易減魏尺四分有餘而五音次第古法昭然笛  
雖未必與古尺脗合所差當亦無幾

孔琴徽遺制可攷其言樂音皆受鐘磬之均尤有裨於經義由此說推  
之而始終條理之旨乃明蓋諸樂皆受均於鐘磬而磬又受均於鐘典

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注家專以鐘言之良有以也笛名見周禮旣爲雅器荀氏在魏晉之間去古未遠隋唐經籍志樂類無荀氏書今見於晉宋二志者乃作律時奏牘荀氏律學大旨已具於此學者罕能留意近世吾鄉胡竹軒先生始著書以發明之今鈔出別行附以胡先生之說以備古樂書之一種



書影擇錄 依因樹屋原本

祥符周亮工元亮著

周櫟園先生彊記博物爲國初賞鑑鉅子所著書影五卷係在請室中作  
久已膾炙藝林昔閱徐子晉前塵夢影錄見其自記云道光壬辰於破書  
堆中得不全書影二本讀之愛不釋手余之嗜骨董書籍卽于是年始後  
遂仿其意追憶劫前所見文房紙硯法書名畫著爲是錄余讀子晉語則  
思得書影全本讀之今春乃得舊本于蘇城適刊美術叢書方始因擇錄  
其有關於考論美術者刊入叢書中至先生所著尙有讀畫錄印人傳則  
余去歲已刊之風雨樓叢書內矣辛亥三月順德鄧實

寫小照者推閩人曾波臣鯨波臣以秣陵爲家然余未及見其人近則推蒲

田郭無疆鞏虎林謝文侯彬兩生筆致秀婉無作家氣不獨肖神情已也  
記金陵人言戴文進永樂間初至金陵樸被爲負者挈去文進借酒家筆圖  
其貌示衆役夫咸曰某也往迹之得不失吳小仙春日同人遊杏花村酒渴  
從老嫗索茗明年復過之老嫗已謝世小仙援筆追寫其像其子見之大慟  
不己乞而藏之家又傳小仙幼時戲爲蒙師之婦寫照師怒詈之後婦亡累  
摹弗肖竟用小仙之筆以祀近吾友陳章侯偶做淵明圖爲予寫照見者以  
爲郭謝兩生不能及三公皆不以寫照名而落筆輒奇妙若此至人信不可

測

楊升菴常詆解春雨學士書爲鎮宅之符近日畫家競目吳小仙張平山爲  
外道蕭伯玉常言其家正固先生傳是春雨楷書精妙絕倫與其先長史公

書雖復奇逸亦不失程度而余在南都從顧東橋先生從孫友生家見小仙  
爲東橋先生所作山水細潤絕倫家大人所藏平山韓熙載夜燕圖通幅皆  
有夜氣細秀無點塵俗皆不類尋常所見乃知世人妄詆前人書畫皆未見  
眞本耳持論不可不慎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于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  
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于公乃索素紙爲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  
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  
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  
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  
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蠹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

人嘆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元人作劇專尙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指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爲敷演也又常見構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即連綴于中分視之則詩合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避其間真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臥矣故予以爲王生之劇李公之記皆可爲今人法也想當然托盧次樞之

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尙其斌媚手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巔始芬書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李君實常言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煉輕升滓濁盡去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間用吮吸靈奇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之墨仙非虛語也世謂耽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予戲謂鞠通嗜墨屑遂能妙合琴理愈人聾聵此必服食之一種膝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好啜墨水不徒作

韻正欲得仙北齊策秀才下者飲墨水一升非徒罰其濫劣正欲藉此妙藥豁其靈心耳

馬融圍碁賦橫行陣亂敵心駭遑迫兼其顛頰棄其裝按顛音義與岳同碁心及四角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移動也即今所謂勢子但今黑白子各二分據四隅耳中一子應黑應白必又有法古今道數亦自不同近余集生中丞創爲圓碁盤然其法與方碁盤亦無大異

予嘗自坐一室見几上銅爐僅有火未嘗爇香而霏霏若有烟氣微香時來撲鼻因細察之蓋爐之有覆蓋者蓋上鑿花使其玲瓏空洞烟從隙中出歲久烟多熏積蓋上可錢大餘一片色如漆面下者潤頰脂有光以火著灰中炎蒸黑脂處如爇香者然但較香篆稍微細氤氲之間清靄髣髴睇目良久

媵如輕綃迫而視之蓋無有也香氣擬沈水初爇未火時異香馥芬然有踰  
郁烈蓋黑脂處皆香之精液所凝結故特爲妙異如此因悟香臭之達于鼻  
雖本無形皆有若可見者冉冉而至以其氣分清虛運之速而人不目覩耳  
近人著述凡博古賞鑒飲食器具之類皆有成書獨無言及營造者宋人李  
誠之有營造法式三十卷皆徽廟宮室製度如艮岳華陽諸宮法式也聞海  
虞毛子晉家有此書凡六冊式皆有圖款識高妙界畫精工竟有劉松年等  
筆法字畫亦得歐虞之體紙板黑白之分明後世所不能及子晉翻刻宋人  
秘本甚多惜不使此書一流布

別有窮奇躑躅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右劉朝霞獻元宗幸溫泉賦  
今賣古器者名曰骨董或以爲原於坡公骨董羹耳不知坡公此二字所出

劉賦董作懂味其文義似骨格之說又于骨董無涉也方密之曰古器之骨董當作匱董見說文有解甚詳

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搨今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真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贋本甚衆往往得厚值今予鄉鄆陵石搨在劉氏者後有新鄭高相國跋定是白麟臨本

雲林萬壑朝天圖臨顧虎頭萬竿烟雨圖彷彿郭河陽萬丈空流圖臨荆浩又常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作萬壑爭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峯雪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圖萬松疊翠萬橫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雲林自跋蓋爲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羨陳定生家侯方域作雲林十

萬圖記



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豪聞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鬢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尙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冀彈數柱辭再四則列幃座右爲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烟雨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然愴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于絃不知者若

以爲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霰亦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嫗已沒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余鄉多郭公塼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几榮澤榮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塼上有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都公逢着元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復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磚昔但以空心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旣修堤後遂競呼

爲郭公磚矣

夷堅志宋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謂其書有百卷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秘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板者甲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爲之梓行矣

洪文敏此書自甲至癸爲集者二百卷又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集僅成甲乙二十卷而公薨全書蓋四百二十卷元瑞所有合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係舊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子晉家所藏視此異同何如

弇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楮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畫文敏像標籤字出文敏手弇州亦圖一像于後弇州歿錢虞山以千金

得之後復鬻于四明謝象三虞山自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又云京山李組柱字本石嘗語予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

王文恪震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注者今本所無多具焉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閩徐興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何尙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興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葆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

曰如樂其聲何不槌鼓今之工琴者類不畜爪但搗箏則繫義甲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爲異取羯鼓來爲吾解穢正不樂肉聲者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碁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爲何事矣今人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捶琴更多意態

石林老人避暑錄話云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歛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偃後八字曲盡古人爲老人製器苦

心記此以佐祝噎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尙全鐫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爲說郛盡于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鐫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始爲全璧未可爲此刻誤也宋賈秋壑亦倣說郛爲悅生堂隨抄亦百餘卷不知今尙有傳本否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

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復善揣骨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吾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句一時稱之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缺唇瓦瓶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俟劉二字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又跋楊通移居圖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

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帽帶  
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箠曳繩殿  
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  
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  
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有明處士魏野有亭樹林  
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  
識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  
寧易元吉以畫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  
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詰渡水羅漢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  
履龜鼉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



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爲神哉諸跋可謂善于形容今雖未見其畫讀諸跋尙覺依稀隱顯都在目中反疑諸畫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而已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爲桓溫書扇誤爲墨污因就成一駁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之而嘆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圃扇又桓簡書羊孚雪贊于扇又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戡蟬雀扇顧景所畫又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地便覺萬里爲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古人書畫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駝紐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即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太子將相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紐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

荀輿能書常寫狸骨方

理務方

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見劉賓客嘉話今但知

右軍自書耳

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

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鑿載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此真能畫細而尊者

相傳人家粘畫水多能厭火故古刹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  
有徐友畫水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歸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州柏林寺  
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  
牆上無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  
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于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畫觀音像甚工其原出于唐尉遲乙僧筆意按尉遲乙  
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見畫鑒近諸  
暨陳章侯畫梅作支離肥白堵芥木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芥木畫  
梅多得章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平所畫祇自娛耳既  
勢不可必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也此湯屋語元章時已無李矣何近日  
營邱之紛紛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而自作多不佳今所  
傳成畫皆院深贋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  
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亦何  
由佳近人惟吳遠度可語此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鑒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于人必欲盡得其技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六如一詩于上不知六如筆境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爲畫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垕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羅漢不在捏怪正使眉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摯生人敬畏乃足尙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真像在京師見十八應真橫卷皆故作牛鬼蛇神狀展閱數過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穉耳勿論真贋即真出休公手亦何足貴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人山水樹石人物如

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鑒以婦人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冰雪了無脂粉  
必是老萊子北郭先生之配

湯屋畫鑒云嘗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  
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插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  
得其原委相傳爲郭忠恕畫或即賢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古人虛心如此不  
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澄心堂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澗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  
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

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鑒古今絹畫之闊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  
韓晉公混好畫牛戴嵩爲其幕客專師法于韓而青出于藍者也古人云牛  
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  
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夕陰墜隴間作  
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  
朱暈耳根以此爲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  
余穠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絹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  
陳章侯云非萱莫辦且詫余曰君常誚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予十指間娉  
婷多矣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道巨何必專畫僧乃于絹素中爭坐位耶予曰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

君載畫鑒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予謂龍正以水爲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造酒忘下麩耳

畫鑒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蠹筆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于此耳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鑒今人但知其能作山水耳

予兩過趙州柏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樑短壁上波濤洶湧翻瀾駭



沫仰視之目爲之眩州人有爲墨刻者有畫爲巨幅者波瀾層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爲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爲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畫水常以趙州所賣水倩秣陵善畫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尙自洵洵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留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其皮毛尙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隸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爲無以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兒子在浚因有曝書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爲激賞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尙之後予鄉人婚嫁賓筵非此不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滴蓋京口

人歲治數萬甕溯黃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

汴酒以中牟之梨花春爲第一邑中張未一邊道見兩家及予姻王崑良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爲奴僮耳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洛關向李浦珠洛索酒以飲閩人咸曰此酒魂也真舖糟歡瀉之言予爲失笑

濰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有士紳家自作粗麪酒色殷紅味微苦然可多飲金露太苦玉露太甘豔其名耳未若粗麪之宜人也

章邱羊膏酒東省重之闈中多取以供主試者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尙宜人不堪多吸也

京師之甘露居欄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過戚畹魏冷菴師貞冷菴留余嘗酒罇疊雅潔殺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破冷菴盡驅眷屬于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視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冷菴雙趺宴坐如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煮則□立發京師人槩炙之煤上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燂之饌曾無疾病徐家肺沈家脾信有自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溫陵黃東厓相國以火春酌犀斛飲予泉州舉郡皆以爲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白爲最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攜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內邱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涼頗宜予予三過公家公輒浮

滿索醉乙未赴閩獄事方急不敢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老淚縱橫  
握手絮絮宿予柏子亭中又傾瓜瓢酒五經去予有深卮隸事瓜瓢酒小雪  
留人柏子亭之句聞公尙在每念之忽忽如坐柏子亭中聽公撥琵琶齟齬  
蒼音嗚嗚唱梁州調也

唐藩鎮國中尉碩燠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家典故旁通太乙壬遁百家  
之學辨識古器以手摩之即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元儀即顏其堂曰該  
博宋比玉擘窠作八分書廣三尺許爲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陵武定橋  
側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白樂天別駕忠州爲荔枝畫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畫荔枝圖與

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爲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豈聞白有圖而做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爲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寨雲家

仙遊唐梅臣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贗梅臣語人曰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必不須揮毫運腕耶予侍

家大人在暨時邑中人言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  
二字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

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爲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  
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  
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  
足重也

董華亭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  
于刻畫細巧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  
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  
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予向疑耽畫者飾之今繙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啓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持其撒米狡獪之一技耳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碁飲食中所不傳者砍膾砍膾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爲魚生之類若彈碁則茫無影似矣友人有言秦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皆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然彈碁之法不傳局即存無庸也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揚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揚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



懸紙于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沈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鮐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搨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搨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搨尙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于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若今人爲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沈暗向日映

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嚮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陽冰般若臺記鑿烏石山巔歲久石面傾覆勢又最高必架木數十丈仰而搦之始可得瘞鶴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小舟就石始能搦般若臺予尙能入望過焦山正江水瀾漫時僧人指示瘞鶴銘處惟從波濤鞢鞞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秘不驟以示人者異哉

馮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茁以片玉綴之李君實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四寸蓄縮凍虺□□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圈一就梗漬出皆出人意想外聞一葉竹後亦歸君實紫桃軒中有此一葉兩花千枝萬卉俱堪埽却矣

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柳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爲異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頰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水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爲常價亦不昂

古圖旣不可見尙有散見其名目于載籍中者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照盆孩兒圖李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故

人圖唐人邨田暝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尙恍惚若見于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己况觀其真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畫不必驟見夢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子忠爲諸生甚貧爲文崛奧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華門土壁灑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不喜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

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艸履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畫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錢虞山曰崔子忠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畫摹顧陸闔吳遺蹟關范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闈闔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興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悅間出以貽知己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爲書生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致及應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崔君壽道母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橐中裝貽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尙不識崔子忠何等面

目耶玫居諫垣數求其畫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日不聽出則子之  
盜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母不得已方與畫畫成別去坐鄰舍使童往取其畫  
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玫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絕俗皆此  
類也崇禎戊寅余匏繫都城道母寓方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鳴地有疎桐  
古木前臨雉堞晨夕過從余放歸道母及華州郭宗昌送余報國寺古松下  
余笑謂詞館諸公公等多不筍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  
士也

書影擇錄終

(B)  
908.1  
4435  
1936  
v.1  
no.4  
0376518

(B)  
908.1  
4435  
1936  
v.1  
no.4  
pt.4